

桂林風土記  
外代答（二）  
嶺





桂林風土記

莫休符撰

# 桂林風土記序

前賢撰述。有事必書。故有三國志、荆楚歲時記、湘中記、奉天記、惟桂林事迹。闕然無聞。休符因退居。相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聊以爲敘。時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

# 桂林風土記目錄

桂林

雙女冢

東觀

巖光寺

漓山

東山亭

拜表亭

獨秀峰

海陽山

隱仙亭

甘巖

牂牁水

仙人山

舜祠

伏波廟

越亭

訾家洲

堯山廟

碧潯亭

夾城

歐陽都護冢

會仙里

靈渠

張天師道陵宅

如錦潭

遷賢坊府郭

菩提寺道林和尚

延齡寺聖像

徐氏還魂

米蘭美績

宋顏延之

衛國公李靖

中書令張九齡

袁恕己

開元寺震井

宣州龍開江事

石氏燈檠崇

李給事長歌

李襲志

中書令褚遂良

桂州陳都督

張騫

# 桂林風土記

唐 莫休符撰

## 桂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七國時服於楚。秦始皇二十三年。發逋亡。登漢武帝方紀年名。至。故云始皇。賈人掠取陸梁之地爲桂林。吳時。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漢武改爲鬱林郡。以桂林爲縣。吳書。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象郡爲桂林。又按圖經云。吳甘露年號。分鬱林象郡爲桂林。今以魏書證之。甘露乃高貴卿公曹髦所記年號。非吳書也。古有名人張衡詩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是則桂林爲郡久矣。漢祖命周電擊南越。南越王趙佗據險爲城。電不能喻。今靈川全義嶺有越城。漢紀有周電爲泗水侯。是呂后時。非高祖也。地里誌云。周電未知其詳。按史記南越傳。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

## 舜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泛下。至府東門河際。有亭容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爲人之害。舊傳舜葬蒼梧邱。在道州江華縣九疑山也。

## 雙女冢

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尋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餘丈。周迴二里餘。

伏波廟

伏波廟在郭中之東北二里。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之祠也。

東觀

觀在府郭三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松。崆峒幽奇。登臨險隘。不可名狀。有石門。似公府之狀而隘。燭燭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毬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略相似。皆有清泉淥水。乳液葩漿。怪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糧。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楫濡濡之聲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舊有亭臺。近已摧壞。前政張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陽節。宴於此。從事盧順之贈詩曰。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溼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疏松。張侍郎和詩曰。亂山青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樹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慚道自車公。咸通年前政張大夫重遊東觀。詩曰。巖岫碧潺湲。靈蹤若可攀。樓臺烟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

越亭

在府城北。與聖壽寺接連。有巖洞庭臺。高峰聳碧。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遠眺長江。極目烟水。北人

至此多盤鄉思。會昌初，前使元常侍名晦，搜達金貂，翱翔翰林，揚歷臺省，性好巖沼，時恣盤游，建大八角亭，寫其真院，砌臺釣榭，石室蓮枕，流杯亭，花藥院，時爲絕景。于時潞寇初平，四郊無壘，公私宴聚，較勝爭先，美節良辰，尋芳選勝，管絃車馬，闐隘路隅，金貂從此府除，浙東畱題曰：紫泥遠自金鑾降，朱旆翻馳鏡水頭。陶令風光偏畏夜，子牟衰鬢暗驚秋。西鄰月色何時見，南國春光豈再游。莫遣豔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蛾愁。副車路單，與金貂同年及第，和詩一首。謝安致理逾三載，黃霸清聲徹九重，猶輟珮環歸鳳闕，且將仁政到稽峰。林間立馬羅千騎，池上開筵醉一鐘，共喜甘棠有新詠，獨慚霜鬢又攀龍。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韻長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北闕頒詔條，東鄰證迷悞。未聞述職效，已見脫煩趣。灝氣爽衣巾，嵐颺輕杖屨。其餘不省記。

### 巖光亭

在北羅門外，臺亭巖洞，亞於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碁局，爛柯石嶂，金貂有五十韻詩云：石靜如開鏡，山高若簪蓮。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鈿。餘不省記。

### 瞿家洲

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瞿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四子歸之，歸仁歸開歸禮庶因獲同溪也，册造亭宇，種植花木，迄今繁盛。東風融和，衆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前。汴州楊尚書宴游，題詩云：桂林雲物畫漫漫，雨裏花開雨裏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

桃含笑、柳眉攢。新政從事陸宏休詩云：新春藥綻營家洲。信是南方最勝游。酒滿百分殊不怕。人添一歲更堪愁。鸞聲暗逐歌聲豔。花態還隨舞態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龜鶴與蜉蝣。

滴山

在營家洲西。一名沈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之。古老相傳。龍朔中。曾降天使投龍于此。今每歲旱。請雨潭中。多有應。前政元常侍。以其名與昭應驪山音同。故遂改爲儀山。近歲于此置溫靈廟。廟中時產青蛇。號爲龍駒。翠色。或緣人頭頂手中。終無患害。

堯山廟

在府之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北接湖山。連亙千餘里。天將降雨。則雲霧四起。逡巡風雨互至。每歲農耕候雨。輒以堯山雲卜期。

東山亭

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接。連近子城。建豎多年。不記歲月。

碧潯亭 去思館是。

亭館。大中初。前韋舍人瓘勑造。在子城東北隅十餘步。接近逍遙樓角。近大江。館宇宏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去思館。舊名青桂館。前政吏部張侍郎鶯。除替。飾裝於此。遂改爲去思館。韋舍人。年十九入闕。選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左拾遺。於時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

謁不蒙一見。後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尋追懷舊事。非時除賓客分司。悵望。畱詩於碧潯亭。曰。半年領郡固無勞。一日爲心素所操。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閭閻高。理人雖切才長短。薄宦都緣命不遭。從此歸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風濤。

### 拜表亭

北接碧潯。南連望月。東甫長河。西鄰雉堞。前政山北。盧尚書匡添建置。

### 夾城

從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緣江南下。抵子城逍遙樓。周迴六七里。光啓年中。前政陳太保可環。剗造三分之二。是諸營展力。日役萬人。不時而就。增崇氣色。殿若長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

### 獨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餘步。高聳直上。周回一里餘。迺出郭中。下有巖洞。舊有宋朝名儒顏延之宅讀書亭。後爲從事所居。往往見靈精。居者少寧。前政張侍郎廢毀焉。

### 歐陽都護冢

府北郭松逕盡處。有國初安南都護名普讚冢墓。普讚靈川人。其宅今爲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歿後。殯于北郭。時有識地勢者。言葬所有天子氣。由是官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旣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効役者。人偶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青布連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爲也。及明。主吏聞宿者言。

遂用青布輦連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墳所掘處猶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餘株。近爲樵者斫伐無餘。子孫自千數年湮沒無聞。或云訾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贖者詩絕句曰。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

海陽山

在全義縣北。又漓湘二水源也。流至金義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爲湘南。下爲漓山。下有廟。前政陳太保奏錄。詔封廣潤侯。

會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舊有羣仙於此。輜輶羽駕。徧於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壯聞。因名會仙里。

隱仙亭

本名盤龍岡。在府西郭三里。與延齡寺甫近。寶歷年。前使李給事名渤。開置亭臺。種植花木。有池沼巨巖。水深無際。有嘉蓮洞。白雀洞。石盆大亭。又慶雲亭在山頂。朝陽亭。夕陽亭。連理橘。秉燭巡游。時見龍跡。大如椀。水有靈魚。龍腹四足。人或誤擒。風雨立至。山河秀異。皆入畫圖。作屏障。爲信好之珍。有從事皇甫湜。吳武陵。撰碑碣二所。給事徵起山中。一表薦九賢。皆居顯貴。給事爲考功郎。宰相皆書下考。以天子巡游。蹂禾稼。無所獻替故也。除桂林。有歎烏詩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復皆愁萬里程。爾解分飛卻回去。我方從此向南行。又題隱山詩二首。常嘆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難來。欲知一一畱心處。手植巖花次第開。

隨雲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他時相望兩依依。

### 靈渠

全義縣灘湘二水分流處。相傳曰後漢伏波將軍馬援。開川濬濟。水急曲折四牙。用遏其節。節斗門以駐其勢。有伏波廟在縣側。又按後漢鄭宏。奏交趾七郡貢錢。從東泛海。多沒溺。請開桂嶺靈渠。後御史史祿重開闢。又按前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擊南越。呂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則前漢嶺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後漢馬援鄭宏開靈渠。於理未盡。言馬鄭重修則可。云創闢。則於義有乖。休符駁。

### 甘巖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臨川縣界。思磨山自水下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暑到彼。凜冽增寒。

### 張天師道陵宅

天師舊宅在賀州。道錄以爲元中大法師。令以宅爲廟。廟中有美異菓實。有人食之無患。唯不可採取。必致禍也。

### 牂牁水

在巖州州門。長河其源。從牂牁流下八十餘丈。本州圖經所載。

如錦潭

廣郡有如錦潭。水深無際。近歲有人伐潭邊巨木。樹倒入潭中。逡巡沈沒。莫知所在。潭中時聞音樂。如大府廣筵。移時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縣。多有神仙聚集高山。羽駕時見。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換骨函櫬之跡。

遷鸞坊府郭

遷鸞坊。本名阜財。在市西門。因曹鄴中丞。進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爲遷鸞坊。在府西門進賢坊長街。因趙觀文狀頭及第。前陳太保改坊名。

菩提寺道林和尚

往年中秋桂州人薛公元常供養一僧。法號道林。如是精心供養。十有餘年。忽一日其僧辭去。云貧道歸去。撓漬多年。更有可酬。今只有舊轉經一函。且寄宅中。如至周歲不回。即可開轉讀。如此。經一歲開鎖。有金滿函。可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今儀像見存。薛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効職。

開元寺震井

隋曰緣化寺。後因紗燈延火燒燬。重建。元宗朝。改名開元寺。有前使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在舍利塔前。

西有觀音寺井貞元中有李氏因左遷寓居僧院屬暑月以食餘熟羊脾懸井中逡巡雷震暴作羊肉置於隙地而烟氣薰灼犬不食蟻不附至今僧俗衆言井有龍至云愚以理裁有異於此夫龍嗜血食肉重牢體人有享祭必選良肉醇酒潔饌珍羞然後精禮寧有一羊脾而迅雷震之者蓋以伽藍井中奉獻諸佛衆僧而遽以肉味殪汚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擊去理必然矣其井終亦塌壞先令狐相從事當府因撰震井記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時天鑑已知則人之善惡或愈於此又豈殲遺於陰報乎昔董卓縱暴爲呂布殺而曝屍其亭後有故吏收其灰以小棺殯於郡城又遭風雨漂流失其所在楊國忠以貴妃因椒房承寵綰三十二使印綬天寶十三載二月拜司空冊命之日天雨土霑朝服未幾族滅於馬嵬關西楊氏遠四知去三惑歷千載而慶延子孫則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爲證則終身不居有過之地

### 延齡寺聖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隱山舊號西慶林寺武宗廢毀宣宗再崇峰巒牙張雲木交映爲一府勝游之所寺有古像徵於碑碣蓋廬舍那佛之所報身也此地元本荆榛先無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時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將欲下斫忽見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靈爾宜勿伐旣而罷去又有洗蔬者於其上則浮濯董辛於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靈遂刻削爲僧佛常則天后臨朝之日夢金人長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詔大臣問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旣有此夢乞依夢中造袈裟懸於國門以

俟符驗。明早大臣奏懸袈裟。忘收已失。遂詔天下求之。已在桂州盧舍那佛身。至今尊卑歸敬。遐邇欽崇。時旱請雨。皆有響應如意。

宣州龍開江事

桂之磨郡有宣州。其河如桂州楊江。水岸深斗。形勢異於衆水。古老流側近岡上。俄頃夫還。妻以告之。夫疑是惡人。尋至岡所求不見。但見百牛。旣夜乃還家。至明遂遇水漲。流木蔽江。合蒼梧耆老盡知之。

徐氏還魂

昔西漢武帝有神通之異。南朝有干寶述幽府冥祕之言。蘇泉崔韶亦紀靈怪。牛丞相著三卷妖錄。及徐氏還魂。皆鄙夫鄰居。在咸通末。莫非目驗。方證不誣。陽朔居人蘇太元妻。產三子。徐已疾終。旣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其年命未終。冥司不錄。今且暫歸。憐撫其子。補綻其衣。一切如在。稍經旬月。鄰伍旋知。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家眷屬請卜之。俄頃刻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情迫。堅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疾者已瘥。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部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方明其實。又有求人卜了謝曰。無物奉酬。深爲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粟。子在西房。何得稱爲無。卜者請取之。遂巡負粟子至其前。衆皆愕然。卜者尤所慚恥。如此不一。難備書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討蠻。有人求至近驛。助備熟食。更一兩日常還。如期而歸。將得冥司一分細飲。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造者。夫視之。品饌則倍珍於施食。又一旦泣告。

曰無端洩陰間事。獲罪蒙遣。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又泣別。遂絕音響。太元尚在。

### 石氏射樟木燈檠祟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居任子城西壕側。從武早習弓矢。忽一年。家內染患疾。長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見一人從內出來。體有光燄。居常令疾者痛苦。稍間。若此物至。則呻吟聲加甚。醫巫醮謝。皆莫能効。從武心疑精邪爲祟。至夜。操弓挾箭。映戶潛形。候其來。俄聞精復至。稍近。遂發弓引滿。一發中焉。見被焰光星散而滅。遂命燭而看視之。乃是家中舊使樟木燈檠。中箭而倒。乃劈爲齏粉。焚爇爲灰。送長河。於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張侍郎名文規。三代台相之家。嘉貞宏靖。延賞廉察。桂林從武時。職司通引。他聞此事。曾召問。具以實對。乃爲石氏射燈檠傳。從武子勛。在職。近方去世。孫清諧嗣。亦効卑職。得金貂傳聞。

### 米蘭美績

長慶中。前政李給事名渤。字濬之。自給事中除桂林。奏請名儒吳武陵爲倅。故事。副車上任。具囊韉。通詩文。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游山水。奈何以紅帛繫予首。仍命婦女於看棚聚觀。相恥。既彼我醜顏。各爭意氣。吳爲臺盤坐。褰衣。髀露以溺。給事怒。命衛士拉送衛司梟首。時都押衙米蘭。知其不可。遂引而寢。多遣人護衛給事。扶歸寢堂。夜半而覺。聞家人聚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喧噪。又聞命衛司斬副使。不知其由。憂及禍。是以悲泣。給事大驚。亟命遞問之。米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

命副車猶寢在衙院無苦。給事達明早立至衙院。卑詞引過。上下俱自克責。益相敬奉。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米蘭牧于象郡以酬。勅下允從。遂又以使衙儀衛送上本任。

李給事長歌

李給事名渤。爲太學博士。喜長歌。弟淑舟至。歌曰。前年別時秋九月。白露爲霜金吹烈。離鴻一別影初分。淚袖雙揮心哽咽。別來幾度得音書。南岳知<sub>此下</sub>廬山。峨峨依天碧。捧排空岸千萬尺。社榜長題高士名。食堂每記雲山跡。我本開雲此山住。偶爲名利相索誤。自負心機四十年。羞聞社客山中篇。憂時魂夢憶歸路。覺來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烏鵲喜。果得今朝爾來此。我吟行路五十篇。盡說江南數千里。自憐兄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尙貧。雖然稟氣各不一。就中總免拘常倫。長兄年少曾落拓。拔劍沙場隨衛霍。口裏雖譚周孔文。懷中不舍孫吳略。次兄一生能苦節。夏聚流螢冬映雪。非論惡疾志如霜。更覺臨泉心似鐵。第三之兄更奇異。昂昂獨負青雲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貴。卻愁清逸不干時。高蹤大器無人知。倘逢感激許然諾。必能萬古畱清規。念爾年來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獨立。卷中筆落星漢搖。峒裏丹靈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學劍逢時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間談笑多相妨。廣海青山殊未足。逢著高樓還醉宿。朝走安公櫪上駒。暮偷陶令籬邊菊。近來詩思殊無況。苦被時流不相放。雲騰浪走勢未衰。鶴膝蜂腰豈能障。送爾爲文殊不識。貴從一一傳胸臆。若到湖南見紫霄。會須待我同攀陟。

宋顏延之

宋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曾祖含父顯延之少孤貧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好飲酒不拘細行年三十尚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參軍累官祕書監宋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宋氏第三主昵愛僧惠琳常獨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劉盆子尙同參軍乘輿袁絲正色曰此三公之座豈可以刑餘之人居之延之性方直言無所迴避居身清約不求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與謝靈運以詞彩齊名而遲速相懸嘗敕俱入擬樂府上篇靈運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問其優劣于鮑昭昭曰謝五言如芙蓉初發自然可愛顏詩鋪錦列繡彫績滿眼尋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還臨去畱錢二百萬與淵明悉送酒家及淵明卒延之爲之誄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自潘岳陸機之作文士莫及顏謝焉

### 李襲志

李襲志全州安康人也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多襲志散家財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禪降敕書勞問編入屬籍授桂州總管前後任桂州凡三十八載政尙清簡嶺外安之後上表請入朝拜右光祿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

### 衛國公李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瓌偉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趙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蕭銑四十萬擒銑赴京承制度嶺至桂州分路招撫大首領馮盎李光庭等懷輯九十六州六十萬戶詔充嶺南道安撫

大使檢校桂州大總管武德六年征輔公祐於江淮平之又領兵出塞屢顯大功拜右僕射平章事封衛國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衛國公所製號曰始安郡城

中書令褚遂良

令公散騎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啓沃聖心恢宏帝業歷官中書令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令公受先皇寄托之重極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時李義府許敬宗傾巧曲佞附記皇后重貶令公愛州明年卒於貶所年六十二死後二年又追制官爵子孫竝流愛州高宗崩遺詔復爵

中書令張九齡

張九齡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學進士及高第與趙冬曦齊名俄應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抗論由是名價益重與燕國公張說同姓以詞學親治時括田使宇文融干預朝政說惡之融所奏論多見抑挫不行融與臺丞連表訟說帝令說藉草辨對高力士密奏以說有大功于國不宜挫辱乃落下平章事坐家九齡連坐貶趙州又以家鄉不便乞換回近嶺南一處遂出江西俄轉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使薨是年六十八

桂州陳都督

國朝呂才博士博涉羣書該通衆藝爲太宗皇帝所知著陰陽吉凶地理要訣五十餘卷行于世今之婚

姻占卜多用其言。又別著駁陰陽數千言。以爲行年冢宅五行。皆不可信。愚以爲呂氏多才多學。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曉達陰陽。輒恃年命。罔知敬慎。博士前知遂立斯言。以節逾僭。若合前史。焉得稱無。昔寧氏起宅。相者云必出賢甥。魏舒由是甚顯遇。羊祜少時。有占地者。言墓合出天子。祜惡而掘之。占者云。猶出折臂三公。祜因墜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時。種瓜。有老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牛眠岡可貴。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吳主孫氏。家世富春。葬於城東岡。冢上常結五色慶雲。齊主蕭道成先塋。在武進縣。其上結慶雲。宋明帝命獵人以五尺鐵釘之。又柱忽作龍吟。驚震山谷。皆福昆嗣。略據所聞。以爲證議。陳思應。本名聿修。富州龍平人也。少居鄉里。以博學爲志。開元中。忽有異人求寄宿畢。聿修觀其容止。稍有異。乃盡禮延之。明日將告去。謂聿修曰。某久攻地理。頗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禮。思有所報。遙見此洲上五里地形。當富貴不可言。用爲殯岡。必福昆嗣。聿修忻然相感。遂同詣其處視之。客曰。若葬此處。可世出郡守。又指一處曰。若用此處。可世世爲都督。聿修敬謝。分袂而去。居數載。喪母親。遂以所指都督處爲塋。他日拜墳。忽見其地產金筍甚衆。默追宿客之言。又觀金筍斯驗。益以自負。遂探而歸。旣再至。金筍又產。三載服闋。所獲多矣。因攜入京以求遇。素鮮知己。茫然暗投。見晦朔及弔慶。公侯相府侍兒通傳。有憇于民舍者。聿修厚許其直。求稅一褐。爲之逆旅。俄而節朔貴門侍者復至。聿修悉以金筍銜其目。果異而問焉。頗亦敬奉。粗蒙善遇。因以金筍爲賂。居數日。又遣人覆檢。聿修得以所業文詞經斷綴之。金筍獻遺未幾。朝貴咸聞。或有引遠者。又以文業干之。凡諸要地。盡知其名。稍得歧路。進取益切。於時有同姓名。

思應者亦以昭穆情呢乃以前任告牒相遺因易名于執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今府署大廳廳壁記且列名氏亦有子孫職於本郡故鄙諺有云良宅吉冢緣者遇之信然矣

袁恕己

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爲刑部少卿與張柬之崔元偉敬暉桓彥範等五王建議時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內侍疾將圖不軌恕己等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宮中斬易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廢則天迎中宗卽位重興大唐社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張計潛與中宗韋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計無不行意流貶五王於嶺南尋發僞旨使周利正盡殺之恕己流懷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介甲皆盡至骨乃擊殺之睿宗誅韋后方雪其冤恕己孫高貞元中歷給事中謔雅傳家法憲宗制追贈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張鷟

張鷟字文成深川陸渾人也後趙右侯賓之裔鷟少聰敏過人其祖齊工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嘆異因曰我孫爲人所知如天以鷟爲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開元中姚元崇爲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黃門侍郎張延珪刑部尙書李白等連表稱冤遂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爲龔州長史卒年七十三文成凡七舉四參選皆中甲科正諫大夫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時號

青銅錢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突厥中默啜問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足用又新羅日本國前後遣使入貢多求文成文集歸本國其爲聲名遠播如此著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二百卷文武成以五爲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盛行於世有李季孫者注才命論言是燕公詞蓋不覽唐史率意紀文大惑時人一向紕繆休符駁議



嶺外代答

(一)

周去非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嶺外代答序

入國問俗。禮也。矧嘗仕焉。而不能舉其要。廣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風。而疆以戎索。海北郡二十有一。其列于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與夷中六詔安南爲境。海之南郡。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譎怪之產。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置勿復稱也。迺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驟莫知所對者。蓋數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臆得者浸廣。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裏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淳熙戊戌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

# 嶺外代答目錄

卷一

地理

邊帥

卷二

外國上

卷三

外國下

一門原  
脫標題

卷四

風土

法制

卷五

財計

卷六

器用

服用

食用

卷七

香

樂器

寶貨

金石

卷八

花木

卷九

禽獸

卷十

蟲魚

古跡

蠻俗

志異

臣等謹案嶺外代答宋淳熙中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書分二十門今有標目者凡十九其一門存其子題而佚其標目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治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蓋因有問嶺外事者倦于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其書條分縷析視嵇含劉恂諸書敘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據當時譯者之詞音字未免舛訛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也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十卷永樂大典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仍釐爲十卷列目如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恭校上

# 嶺外代答卷一

宋 周去非撰

## 地理門

### 百粵故地

自秦皇帝并天下，伐山通道，略定揚粵，爲南海、桂林、象郡。今之西廣，秦桂林是也；東廣、南海也。交趾、象郡也。漢武帝平南海，離秦桂林爲二郡，曰鬱林、蒼梧，離象郡爲三，曰交趾、九真、日南。又稍割南海、象郡之餘壤，爲合浦郡。乃自徐聞渡海，略取海南爲朱崖、儋耳二郡，置刺史于交州。漢分九郡視秦苦多，其統之則一交州刺史耳。至吳始分爲二，於是交廣之名立焉。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合交廣爲一，置採訪使于番禺，其規模猶漢時。唯帥府易地也。高宗始置安南都護府于交州，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略使于桂州，西道帥府始於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云。

### 竝邊

廣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欽、廉、融、瓊州、吉陽、萬安、昌化軍、靜江府，係沿邊。柳賓貴、橫、鬱、林、化、雷、係次邊。總廣西二十五州，而邊州十七，靜江屬縣半抵猺峒。猺峒者，五陵蠻之別也。自靜江稍西南曰融州，其境抗扼王江、樂善、宜良、丈盈、洪源，從允、牂牁、夜郎諸蠻，自融稍西南曰宜州，宜處羣蠻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荔波、羸河、五峒、茅灘、撫水諸蠻，南丹者，所謂莫大王者也。自宜稍西南曰邕州，邕境極

廣管溪峒羈縻州縣。峒數十。右江直西南。其外則南詔也。左江直正南。其外則安南也。自邕稍東南曰欽州。欽之西南。接境交趾。陸則限以七峒。水則舟楫可通。自欽稍東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自廉東南渡海曰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中有黎母山。環山有熟黎生黎。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

廣西省併州

廣西地帶蠻夷。山川曠遠。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當浙郡一縣。異時偏方割據。境土褊小。故竝建荒爲州縣。而務觀美。逮夫正統有歸。六合混一。乃省併晏州。荔州。今靜江府荔浦縣是也。龍州。今柳州龍城縣是也。蘆州。今藤州鍾津縣是也。皆廢於唐之貞觀。溥州。今靜江府興安縣也。廢於本朝之乾德。嚴州。今象州之來賓縣也。澄州。今賓州上林縣也。蠻州。今橫州永淳縣也。牢州。黨州。今鬱林州南流縣也。南藝州。今藤州岑溪縣也。繡州。今容州普寧縣也。禺州。北流縣也。順州。陸川縣也。潘州。今高州茂名縣也。南亭州。玉州。今欽州靈山縣也。姜州。今廣州合浦縣也。皆廢於開寶。珠州。今融州融水縣也。鎮寧州。今宜州帶溪寨也。賓州。今高州信宜縣也。蒙州。今昭州立山縣也。皆廢於熙寧。龔州。今潯州平南縣也。平州。今融州懷遠縣也。白州。今鬱林州博白縣也。觀州。今宜州高峯寨也。溪州。馴州。鉅州。今宜州北遐鎮思立寨也。皆廢於紹興。夫州大矣。廢而爲縣若寨。又不加大焉。又有不專縣寨者。顧有廢二州而僅成一縣。且或廢鎮寨。或廢一州而併入近縣者。然則昔之爲州。無乃強名乎。

## 五嶺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彬。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常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

## 湖廣諸山

南方多佳山。竊謂其本根。自衡山來。勢如木之有餘枝條枚也。東南一榦。爲廣東之韶石。雲關參天。錦簾躋地。望之使人肅然。想有虞張樂之盛。綿延至英州。羣峯玉立。堅潤而秀。乃其枝柯也。散布爲德慶之三洲。巖惠之羅浮山。與其他不知名之奇山。又其條枚也。西南一榦。發爲道之九嶷。崢嶸峻極。峯岫挺異。縈紆盤礴。惘不可測。綿延爲桂林之山。羣峯拔地。森立四野。亦皆其枝柯也。至伏地而行乎黃茅赤土之下。突出爲西融州之老君洞。天容之句漏洞。天濤之白石洞天。茲亦其條枚也。東南方至陽。天地之美具焉。草木之生。必向榮於南枝。衡山之陽。亦猶是耳。

## 桂山

山谷詩云。桂嶺連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唐人謂兩地不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雁山屢游矣。

桂山得雁山之秀。雁山不若桂山之多。若置諸大龍湫龍鼻泉之側。則雄偉之氣亡矣。桂山之高。曾不及雁山之半。故無尊雄之勢。謂可與相頡頏者。過矣。乃若陽朔諸山。唯新林鋪左右十里內。極可賞愛。青山綠水。團欒映帶。煙霏不斂。空翠撲人。面面相屬。人住其間。真住蓮花心也。桂林負郭諸山。頗不及耳。夫其尖翠特立。無不拔地而起。綿延數百里。望之不見首尾。亦云盛哉。

桂林巖洞

石湖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及攷唐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觀前人品題桂林之意。端不誣矣。山皆中空。故峯下多佳巖洞。神剋鬼刻。高者憑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猶可容十客。或浮爲洲渚。或內通舟楫。去城不過七八里。近二三里。几杖閒可以徧覽。巖穴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今述于後。巖則曰讀書。曰疊綵。曰伏波。曰龍隱。曰劉仙。曰屏風。曰佛子。曰雉巖。洞則曰白龍。曰華景。曰水月。曰龍隱。曰棲霞。曰元風。曰曾公。曰南潛。曰北潛。曰隱山。六洞曰虛秀。曰石乳。峯則曰立魚。曰獨秀。其他不可枚數矣。按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載巖洞與此同。惟白龍乃洞名。龍隱則巖洞俱有。又有虛秀。無靈秀。此本舊有錯誤。今俱改正。

靈巖

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曾公巖。興安之石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橫檻其上。遨遊者得以徙倚其閒。異于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

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形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橋。可以觴客。龍隱修曲而高明。江流貫之。鼓棹而入。仰視洞頂。天矯乎真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賞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一洲。其旁高岑。有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鬚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爲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橫有一線之光。邇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卽其洞口。水面陷陷。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楫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人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虛碧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卽神龍所居也。余斂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汲深。奉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猺峒。日瀉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篙。撐拄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遠出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川。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觜。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沈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邇於人。所以未蒙賞音。惜哉。

### 羅叢巖

羅叢巖。在潯州西南六十里。巖中明快。可容數百人。每遇重九。合鄰郡之人而集焉。以爲登高之樂。巖內有三聖殿。殿側有石鐘。其大合抱。自然天成。殿東則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半里餘。

出于巖之東洞內。則有石佛、石磬、石獅子、石牀、石鐘、殿西則有靈源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二里。出于巖之西洞內。則有石羅漢、石象、石馬、石筍、石鼓。凡遊兩洞者。必秉火炬以觀。聯巖之外。西則有水月巖。約深數丈。約闊十五丈。泉源清徹。四時不涸。中有異魚存焉。巖口則有龍王殿。入巖中。則有觀音堂。或遇水旱。里人禱之。甘雨必應。由大巖之中。皆用石板平砌。而出巖門。則有鐘樓。樓之西倚巖。則以石甃。高數丈。爲方丈樓之外。則有三門。門之外。則有超然亭。亭之左右。則用石板爲路。連袤一二里。四圍皆植松竹。實溥之勝槩云。

黎母山

海南四州軍中有黎母山。其山之水。分流四郡。熟黎所居。半險半易。生黎之處。則已阻深。然皆環黎母山居耳。若黎母山巔數百里。常在雲霧之上。雖黎人亦不可至也。秋晴清澄。或見尖翠浮空。下積鴻濛。其上之人。壽考逸樂。不接人世。人欲窮其高。往往迷不知津。而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見水泉甘美耳。此豈蜀之菊花潭老人村之類耶。

廣西水經

凡廣西諸水。無不自蠻夷中來。靜江水曰灘水。其源雖自湘水來。然湘本北行。秦史祿決爲支渠。南注之融江。而融江實自猺峒來。漢武帝平南越。發零陵下灘水。蓋泝湘而上。沿支渠而下。入融江而南也。灘水自桂歷昭而至蒼梧。融州之水。猺犵江是也。其源自西南夷中來。武帝發夜郎下猺犵。卽出此也。宜州之

水自南丹州合集諸蠻溪谷而來。東合于牂牁。歷柳歷象而至潯。邕州之水其源有二。一爲左江。自交趾來。一爲右江。自大理國威楚府大槃水來。江合于邕。歷橫歷貴。與牂牁合于潯。而東行。歷藤而與灘水合于蒼梧。蒼梧者。諸水之所會。名曰三江口。實南越之上流也。水自是安行人于南海矣。

### 牂牁江

西融州城外江水。卽牂牁江之下流也。江面頗闊。昔嘗有大水。泛出蜀南州牌。漢武平南越。發夜郎下牂牁。非由融州。則何自而至南越哉。今靜江府桑江寨。其水亦合于融江之上流。或云桑江亦牂牁音之訛也。大抵融州之西爲蜀之南。地本接連。但隔於蠻獠。不可通耳。

### 靈渠

湘水之源。本北出湖南。融江本南入廣西。其間地勢最高者。靜江府之興安縣也。昔始皇帝南戍五嶺。史祿於湘源上流。灘水一派。鑿渠踰興安而南注于融。以便于運餉。蓋北水南流。北舟踰嶺。可以爲難矣。祿之鑿渠也。於上流砂磧中。鑿石作鐮臂。銳其前。逆分湘水爲兩。依山築堤爲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陸。遂鑿渠遶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今桂水名灘者。言離湘之一派而來也。曰湘曰灘。往往行人於此銷魂。自鐮臂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許。有洩水灘。苟無此灘。則春水怒生。勢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灘殺水猛勢。故堤不壞。而渠得以溜湘餘水。緩達于融。可以爲巧矣。渠水遠迤。興安縣民田賴之。深不數尺。廣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故

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嘗觀祿之遺跡，竊嘆始皇之猜忍，其餘威能罔水行舟，萬世之下，乃賴之，豈唯始皇，祿亦人傑矣，因名曰靈渠。

癸水

灘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遂竄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遠東城，永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粵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饒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靜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灘水，遠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灘，厥後居民壅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漣漪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搆爲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屢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果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爲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續論也。

龍門

潯象之閒有龍門，春水大至，鱗鯉大魚，自海逆流而上，漁師於龍門之下，迴瀾之中，設網橫江，舉而得之，有嘲之者曰：是殆南選之龍門也，蒼梧上流，亦有龍門灘，其形勢甚可畏。

象山

象州郡治西樓，正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移時不滅，然不可常見，案秦象郡乃交趾，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乃畫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大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

之畫象。豈謂此耶。

### 天威遙

欽之士人曾果得唐人天威遙碑。文義駢儷。誠唐文也。碑旨言安南靜海軍地皆濱海。海有三險。巨石屹立。鯨波觸之。晝夜震洶。漕運之舟。涉深海以避之。少爲風引。遽崖而行。必瓦碎於三險之下。而陸有川遙。頑石梗斷焉。伏波嘗加功力。迄不克就。厥後守臣屢欲開鑿。以便漕運。雖鑿一下。火光煜然。高駢節度安南。齋戒禱祠。將施功焉。一夕大雨震電于石所者累日。人自分淪沒矣。既霽。則頑石破碎。水深丈餘。旁有一石猶存。未可通舟。駢又虔禱。俄復大雨震電。悉碎餘石。遂成巨川。自是舟運無艱。名之曰天威遙。退而求諸傳載。天威遙事略同。但不若是詳爾。

### 天分遙

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爲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七十二遙中。有水分爲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遙。人云五州昔與交趾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趾於天分遙已自占。又於境界數百餘里。吳婆窰之東。以立界標。而探捕其下。欽人舟楫少至焉。

###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潰湧。而分流爲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于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

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船舶爲大西風所引。至于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船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船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爲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竝城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爲直釣軒於亭之東偏。卽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醉石臥石。富爲吟咏。載在篇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案二弦似誤。

# 邊帥門

## 廣西經略安撫使

漢帥府在交州。唐在廣州。天寶中，嶺南桂容邕交與廣，咸屬桂州採訪。昭宗始陞桂管爲節度。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爲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撫都監，而制經略安撫使於桂州。選兩制以上官爲知州，兼領使事。於是八桂遂爲西路雄府矣。厥後罷邕宜融爲郡，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沿邊守臣並帶溪峒都巡檢使，盡隸于經略安撫使帥府。旣內兼西南數十州之重，外鎮夷蠻，幾數百族，事權不得不重矣。廣西諸郡凡有邊事，不中憲漕，唯中經略司。此昔日陝西制也。

## 瓊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漢武帝斬南越，遣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聞縣遞角場，直對瓊管，一帆濟海，半日可到，卽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時，以海道閉絕棄之。梁復置崖州，隋時領縣十，是時海南止一州耳。唐貞觀五年，置瓊州。今瓊管靖海軍節度是也。武德五年，置儋州。今昌化軍。龍朔二年，置萬安州。今萬安軍。武德五年，置振州。後改曰崖州。今吉陽軍。四州軍乃海上一洲耳。中有黎母大山。四州軍環處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連環，欲歷其地，非一月不可遍。瓊管再渡海至吉陽，所謂再涉鯨波者也。夫廣西去朝廷固遠矣。海外州軍，又加遠焉，不得不置小帥以臨之。瓊守權能摘發四州軍官吏，今兼本路安撫都監提轄海

外逐州軍公事。良以此也。

邕州兼廣西路安撫都監

自唐分天下爲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天寶中始置邕州經略使。懿宗始降邕管爲西道節度使。本朝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邕宜融爲三路。守臣兼本路兵馬都監。而置經略安撫使于桂州以統之。今邕守兼本路安撫都監。州爲建武軍。節度有左右兩江。左江在其南。外抵安南國。右江在西南。外抵六詔諸蠻。兩江之間。管轄糜州峒六十餘。用爲內地藩。而內宿全將五千人以鎮之。凡安南國及六詔諸蠻。有疆場之事。必由邕以達。而經略安撫之諮詢邊事。亦唯邕是賴。朝廷南方馬政專在邕。邊方珍異多聚邕矣。

宜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廣西控扼夷蠻。邕屯全將。宜屯半將。本朝皇祐間。分宜州爲一路。帥所統多夷州。後罷爲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爲慶遠軍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峒。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韋蕃及蘇綺羅坐夜回。按桂海虞衡志作面計利。流求。謂之生蠻。其外又有羅殿毗那大蠻。皆有徑路直抵宜城。宜之境上舊有觀溪。馴敘四州。乃昔之邊也。權力弱不足。以爲邊。紹興四年罷爲寨。今宜有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五寨。是也。高峯一寨。古之觀州。正抵南丹。其或犯邊。高峯則其咽喉。宜之府庫。月支。南丹。安化諸峒。錢米鹽料有差。

融州兼廣西路兵馬都監

大觀初置融州爲黔南經略使。所管皆夷州。帥府地狹。割柳之柳城。宜之天河。桂之古縣。以益之。厥後罷融爲郡。三縣復仍其舊。至今黔南帥司官屬朱記。在靜江府軍資庫。融州城下江。卽牂柯江也。江之上流。與王江合。王江之間。羣獠居之。又其上流。羣蠻居之。獠卽五陵溪之別也。蠻則諸葛亮所征。漢武帝所開者也。在融則外置列寨以備之。融守兼廣西都監。爲清遠軍節度。每歲聖節。蠻酋赴宴頗多。舊日帥府規模。尙可觀矣。

### 欽廉溪峒都巡檢使

欽廉皆號極邊。去安南境不相遠。異時安南舟楫多至廉。後爲溺舟。乃更來欽。今廉州不管溪峒。猶帶溪峒職事者。蓋爲安南備爾。廉之西。欽也。欽之西。安南也。交人之來。率用小舟。旣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卽入欽港。正使至廉。必越欽港。亂流之際。風濤多惡。交人之至欽也。自其境永安州。朝發暮到。欽於港口置抵棹寨。以誰何之。近境有木龍渡。以節之。沿海巡檢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備諸海道者也。若乃陸境則有七峒。於如昔峒置戍。以固吾圉。



# 嶺外代答卷二

## 外國門上

### 安南國

交趾本秦象郡。漢唐分置。已見於百粵故地首篇。境內僞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護、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萬春、豐道、太平、清化、又安、遮風、茶盧、安豐、蘇州、茂州、諒州。寨曰和寧、大盤、新安、大抵、清化、遮風、又安、永安、皆遵海。而永安與欽州爲境。茶盧與占城爲境。蘇州、茂州、皆與邕管爲境。其國東西皆大海。東有小江過海至欽廉。西有陸路通白衣蠻。南抵占城。北抵邕管。自欽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盤寨過永泰、萬春。卽至其國都。不過五日。自邕州左江永平寨南行。入其境。机榔縣過烏皮桃花。二小江至滿定江。亦名富良江。凡四日至其國都。乃郭達師所出也。又自太平寨東南行。過丹特羅江。入其諒州。六日至其國都。若自右江溫潤寨入其國。則迂矣。交人自謂至其國都曰入峒。謂吾民曰上京。地里止此。而文移動以數月。蓋故爲遷延。以示道里之遠。國初。其部內亂。有丁都領。按宋史作都領者與其子璉。率衆討平之。衆立爲帥。三年而私命璉爲節度使。開寶六年。璉遣使貢方物。制以璉特進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陰郡開國公。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八年。又封交趾郡王。璉死。黎桓。按原本作豆。避欽宗。今依宋史改正。篡立。太平興國中。桓以交州叛。朝廷因以撫之。桓死。子至忠立。大

中祥符三年至忠卒。有子才十歲。李公蘊冒姓黎殺之。自稱留後。遣使請命。授以黎氏官。公蘊死。子德政立。來告哀。自稱留後。天聖六年。授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寶元初。進南平王。德政死。子日尊立。自稱大越國李氏第三帝。日尊死。子乾德立。自號明王。乾德初立。權移臣下。大臣李上吉首建叛議。而廣西白州進士徐伯祥者。有功于州。不得官。導以犯邊。陷邕欽廉三州。朝廷遣郭達致討。幾覆其國。乃以表乞降。會王師大疫。達受表班師。時熙寧八年也。乾德死。有遺腹子在占城。奉而立之。曰天祚。按宋史。紹興二年。乾德卒。此有誤。紹興二十六年入貢。乾道癸巳。朝旨符廣西帥司。下交趾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未入貢。而天祚死。嗣子龍翰不以聞。而冒天祚名稱貢。封爲安南國王。既受封。乃以天祚名乞國印。及上天祚遺表。朝廷命廣西提刑廖遵爲使至欽州弔祭。復立龍翰爲安南國王。其國僭僞。自李日尊始。僞諡其祖曰太祖神武。自號曰大越國。僞年曰天貺。繼以十八字尊號。乾德立。乃犯邊。朝廷遣郭達爲招撫使。趙高副之。達至滿定江。乾德奉表請降。納之。勑爲法制。雖曰甚鄙。而上下頗安之。母妻皆稱后。子皆稱太子。本族稱大王。族長稱承嗣。餘族稱支嗣。其官有內外職。內職治國。官之長曰輔國太尉。猶宰相也。外職治兵。官之長曰樞密使。金吾太尉都領兵。其文移至邊。有判安南都護府者。亦外職也。其入仕之途。或任子。或取士。或以資。有御龍武勝等八軍。皆在左右。每軍二百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又有雄略勇健等九軍。以充給使。其宮室有水精宮。天元殿。制皆僭擬。別有一樓。榜曰安南都護府屋。其國最重科舉。凡入貲。先爲吏。敍遷至書狀。又入。皆爲保義郎。即可爲知州矣。凡莅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屬役耕漁以取

利兵士月一更。暇則耕種自給。歲正月七日。每一兵支錢三百。紬絹布各一匹。兵士月給禾十束。元日以大禾飯魚鮓犒軍。蓋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爲元日之犒。正月四日。國王宴官僚。七月五日。號大節。人民相慶。官僚以生口獻王。王次日宴酬之。門前有樓。置大鐘。爲民訴冤。爲盜者。斫手足。指背國逃亡者。斫手足。謀叛者。埋身露頭。旁植勁竹。挽竿繫首。以利刀剗之。首歛起。揭竿標矣。欽州探海。往其郡。永安州投公文。不容民間交語。館之驛亭。速遣出境。防之甚密。其國入貢。自昔由邕。或欽入境。蓋先遣使議定移文。經略司轉以上聞。有旨許其來。則專使上京。不然則否。舊制安南使者。班在高麗上。建炎南渡。李天祚乞入貢。朝廷嘉其誠。優詔答之。紹興二十六年。乞入貢。許之。乃遣使由欽入。正使安南右武大夫李義嗣。安南武翼郎郭應。以五象充常進綱外。更進昇平綱。以安南太平州刺史李國爲使。所獻方物甚盛。表章皆金字。貢金器凡一千二百餘兩。以珠寶飾之者居半。貢珍珠。大者三顆如茄子。次六顆如波羅蜜核。次二十四顆如桃核。次十七顆如李核。次五十顆如棗核。凡一百顆。以金瓶盛之。貢沈香一千斤。翠羽五十隻。深黃盤龍段子八百五十四匹。御馬六匹。鞍轡副之。常進馬八匹。馴象五頭。二綱衙官各五十人。使者頗以所進盛。多自矜。後乞入貢。朝廷輒卻之。乾道九年。朝旨符廣西。下安南買馴象。天祚因乞以象貢。許之。以五象進奉大禮。正使安南承議郎李邦正。副安南忠翊郎阮文獻。又以十象賀登寶位。安南中衛大夫尹子思爲使。自邕州右江永平寨入。象綱所過。州縣頗有宴犒。夫腳象屋之費。而諸郡兵衛單弱。不足以聳外夷。比至靜江。見迓卒鎧甲之盛。進退行伍之肅。使者失聲嘆曰。吾至此方見大朝威儀。參府之次。就載。

門外上下馬。庭參甚恭。時范石湖爲帥。屬威嚴以臨之。而盛其犒宴饋遺。視紹興二十六年禮遇頗殺。使者不敢較也。帥司津遣入朝。李邦正題詩郵亭。有此去優成賜國名之句。比到闕。偶得賜國之寵。使者滿意而歸。過靜江。復庭參致謝。乞自欽州歸國。許之。比至欽。畱兩月。其國以舟楫旗幟。迓之而歸。是役也。貢象之外。附貢金銀洗盤犀角象齒沈箋之屬。計所直不滿二三萬緡。似非紹興入貢之盛。而其國掃府庫。僅能集事。朝廷賜予優厚。復叨異恩。交使衙官百人。所過州縣批券。得米以充糧食。得錢則人日給十文。餘皆籍歸國。一路州縣應副夫腳八百人。擎負貢物者固無幾。而皆爲使者負販至都。象實能浮。象奴所至水津。索舟以載。得錢然後驅以濟。押伴官如加禮。使者愈慢。後不加禮。乃聽命。既僥倖賜國。復有乞印之舉。其後謝使繼至。欽又數乞人貢。莫之許矣。其國人烏衣黑齒。椎髻徒跣。無貴賤皆然。其酋平居亦然。但珥金簪。上黃衫。下紫裙耳。其餘平居。上衣則上緊。蟠領皐衫。四裾如背子。名曰四顛。下衣則皐裙也。或珥鐵簪。或曳皮履。手執鶴羽扇。頭戴螺笠。其文身如銅鼓款識。其軍人橫刺字於額。曰天子兵。其婦人乃皙白。異於男子。皐裙男子之蓋飾也。以香膏沐髮如漆。裹烏紗巾。頂圓而小。自額以上。細褶如縫。上徹於頂。身著大蟠領皐衫。加於小蟠領衫之上。足加鞮鞢。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但其巾可辨耳。其來投文書也。紫袍象笏。趨拜雍容。使者之來。文武官皆紫袍紅鞵。通犀帶。無魚。自貢象之後。李邦正再使來欽。乃加金魚。甚長大。其俗之輜如布囊。而使至欽。則乘涼輜。雨晴皆用之。

海南有黎母山。內爲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爲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爲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于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略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爲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化。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斫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瓊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間察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卽席坐。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穢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椎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備猶以弓刀置身側也。性好讎殺。謂之作拘。遇親戚之仇。卽械繫之。要牛酒銀瓶。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爲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不飯。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櫬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卽吉地也。居處皆棚屋。土產名香檳榔椰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商以爲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繚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綵帛包髻。或帶小花笠。或加雞尾。而皆簪銀篦二枝。亦有著短繡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酋亦有補官。今其孫尙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

云。徭人執黎弓、垂箭筈、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爲靶子飾。兜鍪織藤爲之。其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環、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色爛然。無有袴褶。徒繫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繫諸腰。羣浴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爲羣。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爲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爲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閩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真臘爲窠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閩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則占城、真臘、佛羅安也。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爲故臨國。其北爲大秦國。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境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採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船舶以人爲貨。北抵交趾。南抵眞臘。臣事交趾。而日與眞臘爲仇。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牙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卻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異時諸國船舶。類爲其所虜。蓋其俗本好剽掠。其屬有賓臚、臘國、賓陁陵國。目連舍基在賓陁陵。或云卽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 眞臘國

眞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窰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眞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窰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

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裹師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曾入貢

### 三佛齊國

三佛齊國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閩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國無所產而人習戰攻服藥在身刀不能傷陸攻水戰奮擊無前以故鄰國咸服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其俗縛排浮水而居其屬有佛羅安國國主自三佛齊選差地亦產香氣味腥烈較之下岸諸國此爲差勝有聖佛三佛齊國王再歲一往燒香藝祖開基建隆元年九月三佛齊王悉利大霞里壇按宋史悉利下有胡字遣使來貢方物二年五月復遣使進貢三年三月又來貢十二月又貢方物至神宗元豐二年七月遣詹卑國使來貢哲宗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又遣使入貢五月復來貢慕義來庭與他國不侔矣

### 閩婆國

閩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船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髮腦後人民剃頭畱短髮好以花樣縵布綴身以椰子并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銷銀鍤錫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荳蔻肉荳蔻沈香國人尙氣好鬪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踏水溺

死不悔

###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船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船。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腳踏者。好事弓箭。遇鬪戰敵時。以綵纈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篋國。邇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 注輦國

注輦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真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祇役。國人尙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鬪。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輦國王遣使貢真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 嶺外代答卷三

## 外國門下

###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屬有城郭居民。王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阼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至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卽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簷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卽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卽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馬腦。眞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卽止。

###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佳。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眞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

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爲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爲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爲酒。以糖煮香藥爲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爲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卽此麻離拔也。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整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臂。卽乘佛力超生云。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阜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尚。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有吉茲尼國。皆大山圍繞。盤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機。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無名異。靡塗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寢近西北故也。有眉路骨憚國。居七重之城。自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卽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

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珊瑚、皆其所產也。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既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滌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眞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東南海上諸雜國

東南海上。有沙華公國。其人多出大海。劫奪得人。縛而賣之。閩婆。又東南有近佛國。多野鳥。蠻賊居之。號麻囉奴。商船飄至其國。擒入以巨竹夾而燒食之。賊首鑽齒。陷以黃金。以人頭爲食器。其島愈深。其賊愈甚。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熱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鬚髮皆拳。兩手鈴以金串。縵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

枕疊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甕器掬而啗之

### 蜚蠊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蜚也。欽之蜚有三。一爲魚蜚善舉網垂綸。二爲蠓蜚善沒海取蠓。三爲木蜚善伐山取材。凡蜚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籜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蜚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獼然蜚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蜚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 三伏獸

交趾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趾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獸。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獸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有禾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 獠人

獠人者言其執徭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獠人接境曰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獠人聚落不一最強者曰羅曼獠人麻園獠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腳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巾江

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磨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彌遠。獠人彌多。盡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獠人椎髻臨額。跣足帶械。或袒裸。或鶉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則青巾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斕物罕。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輜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爲大囊貯物。以皮爲大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獠人耕山爲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沿邊。唯興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人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氈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韋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舊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思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氈。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爲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陞殿州。

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僚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羅奪州。一程至闡慕州。一程至阿姝蠻。一程至硃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鋪。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處。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既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閩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

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閩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人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趾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閩婆之半而三佛齊閩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沿邊兵按此下十二條當另爲一門原本脫去標目

祖宗分置將兵廣西得二將焉邊州邕管爲上宜次之欽次之融又次之靜江帥府元屯半將二千五百人又駐泊兵二千人効用五百人又殿前摧鋒軍五百人又有雄略忠敢等軍軍容頗盛無事足以鎮撫有事足以調發邕屯全將五千人以三千人分戍橫山太平永平古萬四寨及遷龍鎮其二千入雷州更戍宜州屯半將二千五百人乃靜江一將之分屯者高峯帶溪北遐思立鎮寧諸寨之戍乃多用天河思恩河池三縣之士丁而宜州在城與夫溪峒都巡檢兵蓋不滿千人欽之澄海與夫管界沿海二巡檢合集不過五百人而如昔之戍出於峒丁抵棹之戍出於土丁融州舊撥靜江府馬軍二百人都巡檢兵亦不過二三百輩祖宗時以廣右事力絀薄而邊防急切故歲賜錢一百一十餘萬緡而諸郡稅賦以之養兵饋威宜有餘裕南渡以來歲賜已絕又歲取廣西鹽鈔錢四十萬緡經總制錢數十萬緡歷年滋久故

諸郡銷兵以自足爾

土丁戍邊

邕欽與交趾爲境。自昔二郡土丁。雜官軍戍邊。邕州土丁戍邊之事未詳。欽之抵棹寨。以安遠縣土丁百人更戍。季一替。厥後宜有南丹莫公晟之擾。大觀元年。始詔宜州土丁。依邕欽例戍邊。正兵長戍二百人。土丁更戍三百人。以天河、思恩、河池三縣土丁父子。全不分番戍守其閒。河池一縣最近高峯。與南丹對境要害地也。而河池一縣土丁止可分爲兩番。季一替。乃於腹裏之宜山、忻城二縣三丁抽一分爲三番。月一替。是則宜之土丁其役更重於邕欽也。宜之守臣屢請於朝。乞差次邊柳象賓橫州土丁與宜之土丁更戍。以紓極邊之民不報。而宜之戍至今不已。

峒丁戍邊

羈縻州之民。謂之峒丁。強武可用。溪峒之酋以爲兵衛。謂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唯欽州七峒峒丁爲官戍邊。蓋七峒權力弱於邕管。故聽命也。舊制欽峒置防巡使臣一名。以官軍百人戍如昔峒。以備交趾。因官軍虐之。峒酋乞不用官軍。願自以峒丁更戍。以故欽州獨有峒丁之戍。

田子甲

邕州溪峒之民。無不習戰。刀弩鎗牌用之頗精。峒民事讎殺。是以人習於戰鬪。謂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爲之甲士也。又朝廷馬政正在其地。所謂良馬。彼多得之。峒豪頗習驍騎。峒官出入前驅千人。後騎數十。

整整不亂。亦謂之馬前排。靖康之變。峒兵有勤王者。遺老猶能言之。曰。峒民素儉。勤王之役。日得券錢。積而不用。比歸。人有二三百緡之積。至今以爲美談。嘗有官員。自儂峒借人夫至欽。所從數人。道間。靡興於前。能合而取之。鳶飛於天。能仰而落之。一夕逆旅劫盜。人有懼色。唯峒人整暇以待。盜不敢前。昔漢高祖用板楯蠻以取關中。武王伐商。亦用微盧彭濮人。正使今日有疆場之事而用之。當必有功。

峒丁

邕州左右江提舉峒丁。與夫經略司買馬幹官兼提舉。皆此職也。熙寧中。係籍峒丁四萬餘人。今其籍不可攷矣。官名提舉。實不得管一丁。而生殺予奪。盡出其酋。欽州峒丁。雖不如邕管之已甚。所以奉其酋者。亦類此。嘗聞道家有言。人罪重者。謫爲邊民。罔有藝極。峒丁日各以職供水陸之產。爲之力作。終歲而不得一飽。爲之效死戰爭。而復加科斂。一有微過。遣所親軍斬之上流。而自於下流閱其尸也。日曛。酋醉酣。杖劍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類以此爲服人之威。何其酷也。

寨丁

環羈縻溪峒。置寨以臨之。皆吾民也。謂之寨丁。靜江府有桑江寨。融州有融州寨。武陽寨。與潯江。文材。茶溪。臨溪。四堡。宜州有高峯寨。帶溪寨。北遐寨。思立寨。鎮寧寨。邕州有橫山寨。溫潤寨。太平寨。永平寨。古萬寨。邊隆鎮。欽州有如昔寨。抵棹寨。瓊州有寶西寨。西峯寨。延德寨。萬安軍有萬全寨。吉陽軍有通遠寨。凡諸寨之戍。或用官軍。或峒丁。或寨丁。寨官。或巡防使臣。或都監。或諸寨。或一寨。有長貳官屬。是皆係乎寨。

之大小也。諸寨行事。動關化外。法制不得不少寬。威權不得不稍重。夫諸寨迴居於諸峒之中。寨丁更戍。不下百人。彼寨之境。山谷阻深。異材生之。今邊境晏然。亦未免有採山之役。

### 土丁保丁

自儂智高平。朝廷聯一路之民以爲兵。戶滿五丁者。以一爲土丁。二丁者。以一爲保丁。熙寧六年。詔依河北義勇例。修立條制。如禁軍。置都虞候以下六階以隸之。因其民之資序而爲之階級。專屬經略司調發。其保丁。則隸於州縣。而以保正統之。八年。廣西諸司乞以土丁教閱。今保丁亦教閱也。每歲農隙。會土保丁。越州若縣。教以坐作進退號令旗鼓之法。一季而罷。立法之意。蓋以廣民彫弱。人無固志。若素教其民。一旦有警。則百萬之師。可以遽集。今乃州縣私役於教閱之餘。寢失初意。然有不可不役者。廣西城壁。皆以上爲周。覆以屋。一歲不葺。多致腐壓。爲郡將者。先盡教閱之道。以體立法之意。乃約城屋當用之工。分部竭作。不容私役。旬月集事。卽日散之。民亦樂從。而不以爲勞矣。

### 効用

廣右効用。蓋諸郡山川廣莫。生齒不蕃。強弱不侔。又四方之姦民萃焉。於是諸郡所在。假強武之民以効用。名之豪民。亦借官爲重。自王宣凌鐵謝實爲變。賴効用立功。厥後經略司乃置効用五百人於靜江。凡強盜貸死。逃卒亡命。與其強武願從之民。咸集焉。善接短刃以蹙賊。隱然形勢。有足取者。靜江効用。自成一軍。若乃諸郡効用。散在民間。猶存而不廢。

土宣

廣西郡兵卒歲有押馬綱賞累至受宣押馬往來販賣至多貲亦有累貲補官者厥後朝廷減賞只許轉至十將不許受宣於是邊州守臣便宜出帖補副都虞候謂之士宣其間亦有以私恩不令陟階級而補副都虞候者雖不請厚祿而爲排軍矣

五民

欽民有五種一曰土人自昔略越種類也居於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雜爲音聲殊不可曉謂之婁語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古籍於欽者也三曰俚人史稱俚獠者是也此種自蠻峒出居專事妖怪若禽獸然語音尤不可曉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孫盡閩音五曰蜑人以舟爲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蜑別有記

惰農

深廣曠土彌望田家所耕百之一爾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後爲田苟瘠寸高仰其棄而不顧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耘耘一任於天既穫則束手坐食以卒歲其妻乃負販以贍之己則抱子嬉遊慵惰莫甚焉彼廣人皆半羸長病一日力作明日必病或至死耳

僧道

南中州縣有寺觀而無僧道人貧不能得度牒有祠部牒者無幾餘皆童行以供應聖節爲名判公憑於州縣權行剃髮戴冠遂爲真僧道如出公據其說謂被盜遭火失去度牒官爲給據爲憑遂以剃戴



# 嶺外代答卷四

## 風土門

###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勃勃蒸人。陰溼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大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蔭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穡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常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 雪雹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爲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

木殭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災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壤。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竝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槩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瘴子附  
挑草

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爲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痞瘡。謂之冷瘴。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臥灰火。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癰瘖。冷瘴未必死。熱瘴久必死。瘴瘖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冷瘴以瘧治。熱瘴以傷寒治。瘡瘖以失音傷寒治。雖未可收十全之功。往往愈者過半。治瘴不可純用中州傷寒之藥。苟徒見其熱甚。而以朴硝大黃之類下之。苟所稟怯弱。立見傾危。昔靜江府唐侍御家仙者。授以青蒿散。至今南方瘴疾服之有奇驗。其藥用青蒿石膏及草藥服之而不愈者。

是其人稟弱而病深也。急以附子、丹砂救之，往往多愈。夫南方盛熱而服丹砂，非以熱益熱也。蓋陽氣不固，假熱藥以收拾之爾。痛哉深廣，不知醫藥，唯知設鬼而坐致殂殞。間有南人熱瘧挑草子而愈者，南人熱瘧發一二日，以針刺其上下脣，其法捲脣之裏，刺其正中，以手捻去脣血，又以楮葉擦舌，又令病人竝足而立，刺兩足後腕橫縫中青脈，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應手而愈。冷瘧與雜病不可刺矣。熱瘧乃太陽傷寒證，刺出其血，是亦得汗法耳。人之上下脣是陽明胃脈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脈之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南人之針可以暗合矣。有發瘧過經，病已入裏而濱死，刺病人陰莖而愈，竊意其內通五臟，故或可以愈也。然施於壯健尙可，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

### 屋室

廣西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棧板，唯敷瓦于椽間，仰視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爲厭也。小民壘土，鑿爲牆，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爲瓦，或但織竹笆兩重，任其漏滴。廣中居民，四壁不加塗泥，夜間焚膏，其光四出於外，故有一家點火，十家光之譏。原其所以然，蓋其地煖，利在通風，不利壅窒也。未嘗見有茅屋，然則廣人雖于茅亦以爲勞事。

### 巢居

深廣之民，結棚以居，上設茅屋，下象牛豕。棚上編竹爲棧，不施椅桌牀榻，唯有一牛皮爲褥席，寢食於斯。牛豕之穢，升聞於棧，罅之間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

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意歟。

踏犁

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形如匙。長六尺許。末施橫木一尺餘。此兩手所提處也。犁柄之中。於其左邊施短柄焉。此左腳所踏處也。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壠悉成行列。不異牛耕。予嘗料之。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於土。問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廣來。不耐苦作。桂人養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嘗餵飼。夏則放之水中。冬則藏之巖穴。初無欄屋以禦風雨。今浙人養牛。冬月密閉其欄。重蘆以藉之。煖日可愛。則牽出就日。去穢而加新。又日取新草於山。唯恐其一不飯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產之良。人爲之助亦多矣。南中養牛若此。安得而長用之哉。若夫無牛之處。則踏犁之法。胡可廢也。又廣人荆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樁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爲功。此法不可以不存。

椿堂

靜江民間穫禾。取禾心一莖。蘖連穗收之。謂之清冷禾。屋角爲大木槽。將食時。取禾椿于槽中。其聲如僧寺之木魚。女伴以意運杵成音韻。名曰椿堂。每旦及日昃。則椿堂之聲。四聞可聽。

送老

嶺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飾廟坐。女伴亦盛飾夾輔之。迭相歌和。含情淒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將別年。

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靜江人倚蘇幕遮爲聲。欽人倚人月圓。皆臨機自撰。不肯蹈襲。其閒乃有絕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鄉黨男子。羣往觀之。或於稠人中。發歌以調女伴。女伴知其謂誰。亦歌以答之。頗竊中其家之隱慝。往往以此致爭。亦或以此心許。

### 方言

方言。古人有之。乃若廣西之婁語。如稱官爲溝主。母爲米囊。外祖母爲低。僕使曰齋梓。喫飯爲報崖。若此之類。當待譯而後通。至城郭居民。語乃平易。自福建湖湘。皆不及也。其閒所言。意義頗善。有非中州所可及也。早曰朝時。晚曰晡時。以竹器盛飯如篋曰簞。以瓦瓶盛水曰罌。相交曰契交。自稱曰寒賤。長於我。稱之曰老兄。少於我。稱之曰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姪。呼至少者曰孫。泛呼孩提曰細子。謂慵惰爲不事產業。謂人讐記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窮。貧困無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曰水尾殺。泊舟曰埋船頭。離岸曰反船頭。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腳脰犬曰大蟲腳。若此之類。亦云雅矣。余又嘗令譯者以禮部韻。按交趾語。字字有異。唯花字不須譯。又謂北爲朔。因并誌之。

### 俗字

廣西俗字甚多。如𡗗音矮。言矮則不長也。𡗗音穩。言大坐則穩也。𡗗音勑。言瘦弱也。𡗗音終。言死也。𡗗音臘。言不能舉足也。𡗗音嬾。言小兒也。𡗗徒架切。言姊也。𡗗音櫬。言門橫關也。𡗗音礪。言岩崖也。𡗗音涸。言人在水上也。𡗗音魅。言沒人在水下也。𡗗音鬚。言多髭。𡗗東敢切。言以石擊水之聲也。大理國。閒有文書。

至南邊猶用此國字。國武后所作國字也。

## 法制門

### 奏辟

廣西奏辟不限資格。唯材是求。自守闕副尉下班之類。一經奏辟。皆得領兵民之寄。大率初辟巡尉知寨。次辟沿邊知縣都監。次可辟左右江提舉等而上之。沿邊知州軍皆可辟也。守倅舊許帥司奏辟。今多與都司聯銜具奏。帥司又可專辟沿邊州軍主兵官。前官將替半年便許量才選辟。辟書一上便可就權。往往非注補官之人。皆由之而竝進。俟成命之下。就權年月。皆理爲在任。不成則不過解職而去耳。誠仕宦速化之地。比之吏部格法。何霄壤也。

### 定擬

廣西去朝廷遠。士夫難以一一到部。令漕司奉行吏部銓法。謂之南選。諸郡之闕。吏部以入殘零。一月無人注授。卻發下漕司定擬。待次士夫擬得一闕。先許就權。吏部考其格法無害。則給告劄付之。理前月日爲任。南中士夫甚樂之。廣西經任人多不欲注曹官。唯欲授破格職官。初任人不欲授監當簿尉。唯欲授破格曹官。謂如吏部注中州四選闕。率一官而四人共之。唯廣西闕無人注授。及發下定擬。唯許寄居隨侍。曾任本路人參選。員少闕多。率是見次選人於此。可養資考。豈吏部注擬之所常有者。故落南士夫多不出嶺。良以此也。

## 試場

二廣試場有三。曰科舉。曰銓試。曰攝試。今銓試廢矣。唯攝試科舉而已。嶺外科舉尤重於中州。蓋有攝官一門存焉。始也攝官屬漕司。廣西於靜江開場試斷案。五世之大法家。按宋史淳熙中祕書郎李燾請令習大法者兼習經義詔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第四場經義。第五場刑統律義世試音同疑傳寫之誤以闕員爲額差。靜江法司人吏祇應斷案。未免或出其手。科舉考官有出身人不足。許差恩榜人赴試者少。而解額頗寬。雖左右江溪峒亦有解額二名。諸州得解士人俟再得舉。則試攝爲假版官。唯靜江士子不屑就焉。故數有登科者。

## 攝官

二廣兩得解士人。許赴漕司試攝。以闕員爲額。綴名者。漕司給公據。服綠。參南選。出而莅民矣。今律所謂假版官是也。攝官有三等。一待次攝官。二正額攝官。三解發攝官。待次歷兩任無過。漕司再給公據印紙爲正額。又兩任無過。漕司解發吏部。補迪功郎。自是通行仕路矣。當其未補真命也。歷任之中有犯贓私該徒流罪。猶加真刑。逮入階官。乃作經任人注擬。住闕六考。以舉狀改官。夫二廣士子少年得舉。即可補攝。數年而受真命。見次厚賞。資歷易深。陞改甚捷。有官至正郎任數子者。大率以荒僻海邦監當簿尉。令存留爲攝官。闕吏部又收其闕之稍厚者。以注命官。始以五十員爲額。今減爲三十員。無復往時之速化矣。二廣士夫苟能克己自奮。又何藉於假版。聞昔有賀州楊攝官者。始參南選。隨例見於銓吏。吏不加禮。楊怒。拔手版擊吏。取綠衣攝帖焚之而去。次年乃登科。所在稱職。使攝官者如之。奚患二廣風俗士氣之

不振。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爲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聞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爲鄉差。實募人爲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爲便。願輸役錢而不可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爲權利。去朝廷遠。人絕榮望。惟知利之爲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爲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爲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況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殆一二受募吏輩。自固之言。嘗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爲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爲非。必不至舞文以毒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雇爲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間。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尙存。吾懼繼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亦亡矣。

常平

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

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支所至皆然。非獨廣右。廣西亦然。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糶之。而舳舻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爾。州郡久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僅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爲之事。曰斂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糶以爲之備乎。



# 嶺外代答卷五

## 財計門

### 廣右漕計

今日廣右漕計在鹽而已。鹽場濱海，以舟運於廉州石康倉，客販西鹽者，自廉州陸運至鬱林州，而後可以舟運，斤兩重於東鹽，而商人猶艱之。自改行官賣，運使姚孝資顧重，實當是任，乃置十萬倉於鬱林州，官以牛車自廉州石康倉運鹽貯之，庶一水可散於諸州。凡請鹽之州，曰靜江府、融、宜、邕、賓、橫、柳、象、貴、鬱林、昭、賀、梧、潯、容州，各以歲額來請。靜江歲額八千羅，融二千七百羅，宜四千三百九十，邕七千五百，賓二千五百，柳三千五百有奇，象三千，橫二千七百，貴三千一百有奇，鬱林三千，昭三千九百，賀五千，梧二千，藤二千五百，潯三千，容三千，凡五萬八千二百羅有奇。按此文原本有錯簡，今改正。取其息，以八分歸漕司，二分歸本州。又海南四州軍及欽、廉、雷、化、高，皆產鹽州軍，昔賣漕司二分鹽，亦以八分息歸漕司，通前十六州，請鹽於十萬倉者，凡七萬餘羅，絕長補短，漕司歲得錢六十五萬五千六百餘緡，而歲支錢七十三萬二千餘緡，又以向者存留鹽本錢充之，每羅八百足，七萬餘羅，當得七萬餘緡，省以充漕計，厥後張南軒爲帥，乃請于朝，以三分鹽息予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取二斗之耗，後以諸郡實賣數奏請，其額稍減。

廣西鹽法

廣西土瘠民貧。竝邊多寇。自儂智高平。朝廷歲賜湖北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絕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斤。韶州潯水場銅五十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萬緡。總計諸處贍給廣西。凡一百一十餘萬緡。祖宗蓋以廣右西南二邊。接近化外。養兵積威。不可不素具。故使常有餘力也。自南渡以來。廣西以鹽自給。宣和五年。已詔廣東西路。各置提舉官。歲賣鹽固無定額。至是漕司乃得取其贏餘。紹興八年。詔二廣鹽通行客鈔。專置提舉一員於廣州。盡領兩路鹽事。又以西路遠闊。又令廣西提刑兼領西路鹽事。時楊幺擾洞庭。淮鹽不通於湖湘。故廣西鹽得以越界一歲賣及八萬羅。每羅一百斤。朝廷遂爲歲額。每一羅鈔錢五緡。歲得四十萬緡。歸於大農。內有八萬四千四百緡。付廣西經略司買馬。三萬緡。應副湖北靖州。十萬緡。以贍鄂州大軍。餘悉上供。於是漕計大絀。無以備邊。乃取諸郡民間稅米等第。撥往邊州輸納。別以錢和糴。充諸郡歲計。每一石爲錢五百足。邊州宿兵歲餉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而邊州止管稅米一十一萬九千餘石。故不免科撥他郡。至紹興十一年。民以病告。乞將支移邊州米。就本州納錢漕司。上請從之。每石折錢四緡足。盡貯於漕司辛字庫。用以支付邊州。漕計大優。議者謂邊郡米一石。價止數百錢。遂裁減至二緡。而漕計猶有餘也。時淮鹽已通於湖湘。客鈔遂不登額。提刑兼司極力招誘。歲止賣及五萬羅。言事者又謂客鈔既不登額。不若復令漕司自賣官鹽。而除民折米和糴之擾。於是廣西漕臣復領本路鹽事。而東鹽不得入西路矣。廣東鹽額大虧。屢請於朝。乞復通客鈔。

以爲廣東產鹽多而食鹽少。廣西產鹽少而食鹽多。東鹽入西。散往諸州。有一水之便。西路產鹽之州。水陸不便。異時西路客人。樂請東鹽。占額爲多。今西路以鹽利自專。則東鹽坐虧課額。朝廷從其請。又爲廣西畫所以爲歲計者。曰舊額廣東十萬羅。廣西八萬羅。增收鈔錢一緡省。可得一十八萬緡省。謂之漕計。錢舊法廣西鹽戶納鹽一羅。官支本錢一千八百足。後爲官吏侵刻。止支二三百。今實支一千足。官截取八百足。謂之存留鹽本錢。計西路八萬羅。又得八萬二千緡省。而西路元額八萬羅。客人入納四十萬緡省。如是則通可得六十六萬二千緡。盡付廣西漕司。內取二十餘萬緡充買馬并鄂靖州之費。餘四十五萬餘緡。以之充廣西歲計。廣西舊額八萬羅。止及五萬。今遂指爲實賣之數。又於上收增鈔錢。減刻鹽本錢。是以虛數較之實數。歲當虧錢二十一萬六千緡。此豈細事也哉。范石湖作帥。抗疏請復官賣。其說曰。官自賣鹽。不過奪商人以利。以官而民無折米之患。往日西路賣及八萬羅。今爲虛數矣。只以實賣及五萬羅爲率。而權以廣西鹽價。每一斤以一百四十文足爲率。歲可得七十餘萬緡足。計九十餘萬緡省。需乎其有餘矣。其道約而易行。其說簡而易明。嚴抑配之法。杜侵欺之弊。俾法久而不壞。誠長利也。朝廷始疑而後從之。廣東中乞不已。又爲東路歲認發東鹽入界鈔錢之數。二萬四千六百餘緡。其議遂定。然漕計優裕。實范公之力也。

### 經略司買馬

自元豐開廣西帥司。已置幹辦公事一員于邕州。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同措置買馬。紹興三年。置提舉

買馬司于邕。六年，令帥臣兼領。今邕州守臣提點買馬經幹一員，置廨于邕者，不廢也。實掌買馬之財，其下則左右江二提舉、東提舉、掌等量蠻馬、兼收買馬印。西提舉、掌入蠻界招馬，有同巡檢一員，亦駐劄橫山寨，候安撫上邊，則率甲兵先往境上，警護蕃諸入界，有知寨、主簿、都監三員，同主管買馬錢物。產馬之國曰大理、自杞、特磨、羅殿、毗那、羅孔、謝蕃、滕蕃等，每冬以馬叩邊，買馬司先遣招馬官齎錦繒賜之。馬將入境，西提舉出境招之，同巡檢率甲士往境上護之。既入境，自泗城州行六日至橫山寨，邕守與經幹盛備以往，與之互市。蠻幕譙門而坐，不與蠻接也。東提舉乃與蠻酋坐于庭上，羣蠻與吾六校博易等，量于庭下。朝廷歲撥本路上供錢、經制錢、鹽鈔錢及廉州石康鹽、成都府錦、付經略司爲市馬之費。經司以諸色錢買銀及回易他州金錦綵帛，盡往博易，以馬之高下視銀之重輕。鹽錦綵繒以銀定價，歲額一千五百匹，分爲三十綱，赴行在所。紹興二十七年，令馬綱分往江上諸軍，後乞添綱，令元額之外，凡添買三十綱，蓋買三千五百匹矣。此外又擇其權奇，以入內廄，不下十綱。馬政之要大略見此。

宜州買馬

馬產于大理國。大理國去宜州十五程，爾中有險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羅殿皆販馬于大理而轉賣于我者也。羅殿甚邇於邕，自杞實隔遠焉。自杞之人強悍，歲常以馬假道於羅殿而來，羅殿難之，故數至爭。然自杞雖遠於邕，而邇於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紹興三十一年，自杞與羅殿有爭，乃由南丹徑驅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帥司爲之量買三綱，與之約曰：後不許此來。自是有獻言于朝，宜州買馬良便。下

廣西帥臣議前後帥臣皆以宜州近內地不便本朝隄防外夷之意可爲密矣高麗一水可至登萊必令自明州入貢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橫山買馬諸蠻遠來入吾境內見吾邊面闊遠羈縻州數十爲國藩蔽峒丁之強足以禦侮而橫山尙然遠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關傍引左右江諸寨丁兵會合彈壓買馬官親帶甲士以臨之然後與之爲市其形勢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頭關也距宜城不三百里一過虎關險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過此卽是天河縣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

### 馬綱

蠻馬入境自泗城州至橫山寨而止馬之來也涉地數千里瘠甚蠻縛其四足拽仆之啗鹽二斤許縱之旬日自肥矣官旣買馬分定綱數經略司先下昭賀藤容高雷化欽廉宜柳融貴潯鬱林州差見任使臣三十三人前來橫山押馬不足聽募寄居待闕官常綱馬一綱五十四匹進馬三十匹每綱押綱官一員將校五人獸醫一人牽馬兵士二十五人進馬綱則十五人蓋一人牽二馬也諸州差官兵旣定押馬官借請贍家錢二百餘緡將校軍兵各有借請前往橫山寨提點買馬司公參旣領綱則自橫山七程至邕州又十八程至經略司公參呈驗綱馬經略司覆量尺寸加以火印養之馬務以觀馬之羸壯體察押馬使臣之能否而進退之遂再分綱責領發往行在或江上諸軍交納沿路州縣皆有馬務爲之宿程有口食券草料爲人馬之須費旣至朝廷又有賞罰以勸懲之凡全綱不死損者押綱官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死損三分者有降官之罰其餘賞罰有差將校軍兵各以所牽馬爲賞罰賞則補以階級不願則請錢罰則

加杖而遣之。然而押馬亦有法焉。其法買鹽畱以自隨。每日晚以鹽數兩啗之。自然水草調而無疾。此求全綱之法也。大抵押馬。乃武臣軍校速化之途。而副尉累以賞轉至正使者。不可勝數。

邕州橫山寨博易場

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齎。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氍、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所齎。錦緞、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市。招馬官乃私置場于家。盡攬蠻市而輕其征。其入官場者。什纔一二耳。隆興甲申。勝庵子昭爲邕守。有智數。多遣邏卒於私路口。邀截商人越州。輕其稅而畱其貨。爲之品定諸貨之價。列賈區於官場。至開場之日。羣商請貨于官。依官所定價。與蠻爲市。不許減價。先售。悉驅譯者導蠻恣買。遇夜則次日再市。其有不售。許執覆監官。減價博易。諸商之事既畢。官乃抽解。併收稅錢。賞信問必。官吏不敢乞取。商亦無他糜費。且無冒禁之險。時邕州寬裕而人皆便之。

邕州永平寨博易場

邕州右江永平寨。與交趾爲境。隔一湖耳。其北有交趾驛。其南有宣和亭。就爲博易場。永平知寨。主管博易。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銀、鹽錢。與吾商易綾綿羅布而去。凡來永平者。皆峒落交人。遵陸而來。所齎必貴細。唯鹽麤重。然鹽止可易布爾。以二十五斤爲一籬。布以邕州武緣縣所產狹幅者。其人亦淳朴。非若永安州交人至欽者之狡。若右江又有浦江柵。與交趾蘇茂州爲鄰。亦時有少博易。則浦江巡防主之。

欽州博易場

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於欽。舟楫往來不絕也。博易場在城外江東驛。其以魚蚌來易斗米尺布者。謂之交趾蠻。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所齎乃金銀銅錢。沈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齒、犀角。吾之小商近販紙筆米布之屬。日與交人少少博易。亦無足言。唯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各以其貨互緡。踰時而價始定。既緡之後。不得與他商議。其始議價。天地之不相侔。吾之富商。又日遣其徒爲小商。以自給。而築室反耕以老之。彼之富商。頑然不動。亦以持久困我。二商相遇。相與爲杯酒歡。久而降心相從。僧者乃左右漸加抑揚。其價相去不遠。然後兩平焉。官爲之秤香。交錦以成其事。既博易。官止收吾商之征。其征之也。約貨爲錢。多爲虛數。謂之綱錢。每綱錢一千。爲實錢四百。卽以實錢一緡。征三十焉。交人本淳朴。吾人詐之於權衡低昂之間。其後至三遣使較定博易場秤。邇年永安州人狡特甚。吾商之詐彼也。率以生藥之僞。彼則以金銀雜以銅。至不可辨。香則漬以鹽。使之能沈水。或鑄鉛于香竅。以沈之。商人率隨其術中矣。

